

百位农民作家



百部农民作品

看似无色彩却显现了真色彩
看似轻描淡写却如雕塑，如石刻



宁高明/著

在一切都后现代的今天
不知道还能从哪些作品里品读
我们传统文化和传统伦理的余味

在最普通的草根社会里
矗立着不朽的雕像
展现的是中原文化的化石

沃土



沃土

宁高明/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沃土/宁高明著.—北京:中国出版社,2009.10

(双百大地印文丛)

ISBN 978-7-5087-2844-5

I.沃… II.宁…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9322 号

书 名:沃 土

著 者:宁高明

责任编辑:尤永弘

出版发行:中国出版社

邮政编码:100032

通联方法: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 话:(010)66080300 (010)66083600

(010)66085300 (010)66063678

邮购部:(010)66060275 **电 传:**(010)66051713

网 址:www.shcbs.com.cn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北京华创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153mm×215mm1/16

印 张:14.5

字 数:224 千字

版 次: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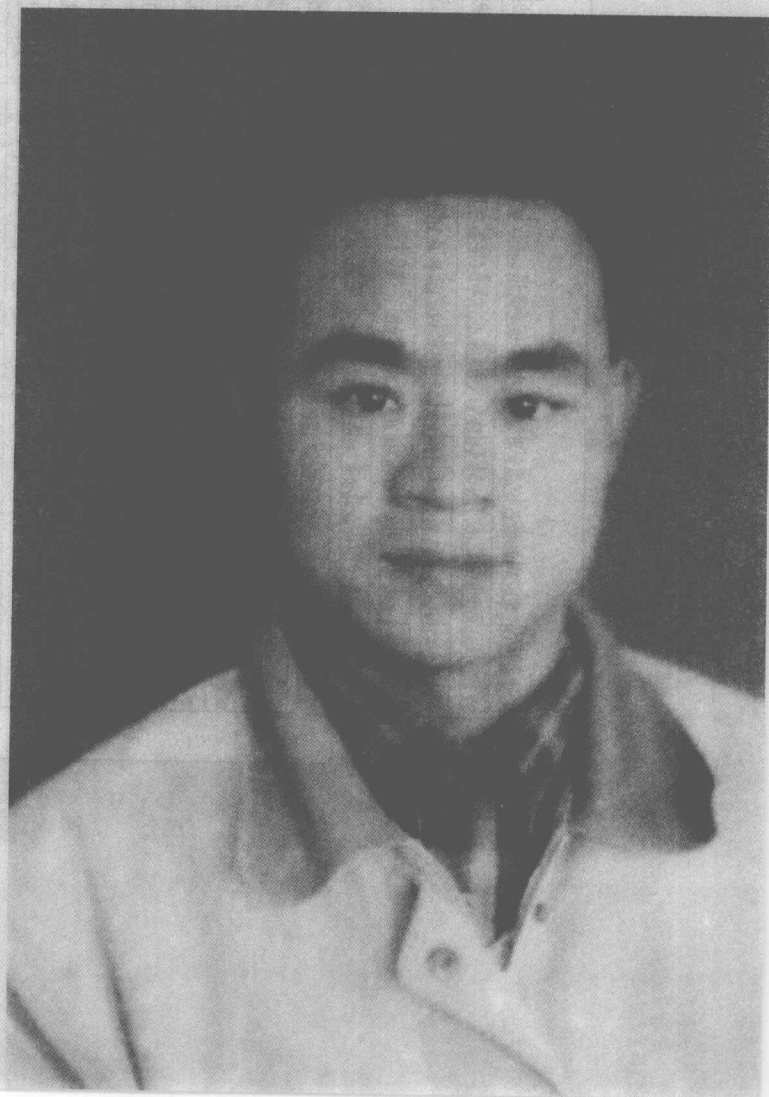


百位农民作家
百部农民作品

作者简介

宁高明

原名黄清山，河南鹿邑人，在未进入大学之前的二十年的岁月里都是在泥土里度过的。大学毕业后进入企业工作，仅仅五年之后，因企业倒闭又回到生命的起点，成为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虽多辛酸，但也泰然处之，劳作之余，颇多感慨。2008年8月，依据生活经历，发表了第一部近百万字的长篇乡土小说《血色黎明》，于是便走上了文学的创作之路。《沃土》是其创作的第二部乡土小说。



镌刻在丰饶大地上的改革履迹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铁凝

由中央文明办、民政部、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广电总局、中国作协等六部门组织的“情系农家，共创文明”系列公益文化活动之一——百部农民作品陆续出版了。这些作品，浸润着农村改革发展的雨雪风霜，散发着神州大地的泥土芬芳，书写了新中国建设成就的无比辉煌，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令人为之自豪，令人为之骄傲！当前已经推出的作品由小说、散文、诗歌、故事、戏剧、书画等组成，堪称体裁多样。这些不同体裁的作品，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忠实地记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所发生的天翻地覆的伟大变革，是新中国农村沧桑巨变的生动写真，是当代农民鲜活形象的人物图谱。通过这些农民作家的作品，我们不仅看到了60年来我国农村发展的清晰走向，更令人欣喜的是，我们还看到了在物质方面逐渐富裕起来的农民，已经开始了新的精神文化追求。在新中国的创作史上，还很少有这样全方位展示农村文化建设成果的集群式作品；在新中国的出版史上，也很少有这样成规模出版的农民作者的系列佳作。因此，仅从这个角度来审视，这些作品集中出版的意义就不容小觑。

这些农民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是当代农民反映新中国农村辉煌历程、扫描农村全面跃进历史、倾诉自己人生体验的作品，视角独特，意义不凡。60年来的新中国成就，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的伟大奇迹；30多年的改革风云，书写了一个民族凤凰涅槃的整体记忆；13亿人口大国横空出世的进步嬗变，其对人类贡献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尤其是它镌刻在丰饶沃土、广袤农村的改革履迹，更让我们叹为观止。今天，

这些农民作品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巨变的现实——从北国的山村到南国的水乡，从西部的黄土高坡到东部的新兴市镇，新中国的建立使苦难落后的农村换了人间，新一代的农民正英姿勃发地前行在希望的田野上；这些作品还让我们理解了中国现代历史的艰难进程，改革开放的深度内涵。面对这些，农民作家们怎能不将激情诉诸笔墨，用多种文学体裁来言说自己的喜悦，勾画自己的憧憬，抒发自己的感喟，表达自己的诉求！可以高兴地说，这些作品正是他们——历史见证者参与者的农民作家自己的切身感受。

不仅如此，这些农民作家艺术家表现自己独特审美追求，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佳作，风格是质朴的，文本是厚重的。作者特殊的精神站位和农村丰富的文学资源，彰显出农民创作一种独特的审美效应。作品自然流露出的乡土色彩，朴素乡音、独特方言的恰当运用，也是这些作品的一个亮点。

“情系农家，共创文明”活动意义十分重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蓝图非常动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一翼是文化建设，文化建设的主体应该是农民。了解农村、熟悉农民的这些作者，他们所创作的优秀文学作品，农民读者喜闻乐见。因此，只有农民作者队伍壮大了，农村群众的文化活动才可能持久，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才能获得绵绵不绝的文化原动力。而帮助他们提高创作水平，则是专业作家责无旁贷的光荣任务。本次活动中，许多作家和农民作者结成帮扶对子，热心辅导农民作者的创作。这既提升了农民作者的文学水准，又使作家自身获取了鲜活的生活素材，创作的艺术灵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真正实现牵手双赢。为了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添一份力量，中国作家协会还将把这项活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同时，中国社会出版社大力发现、培育、扶持农民作者，出版百部农民作品，为新农村建设送去宝贵的精神食粮，更是一件意义非凡之举。因此，我很高兴地应邀为之作序，更看重这些农民的作品本身即是镌刻在农村丰饶大地上的改革履迹。

序

陈延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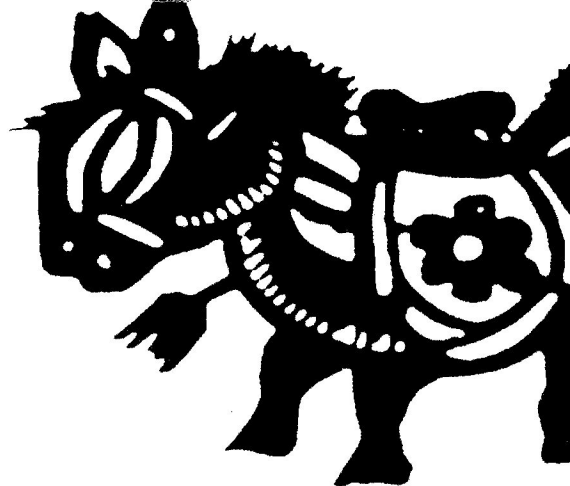
欣闻乡亲宁高明的作品《沃土》收入中央文明办等六部门举办的“情系农家，共创文明”系列公益活动之“百部农民作品”，心里很是为之高兴。宁高明多年笔耕不辍，多年的辛苦付出，就像他多年施肥浇水的果树，终于结出了果实，得以奉献给读者，特别是农民读者。正如宁高明自己所说，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虽多辛酸，但也泰然处之，劳作之余，颇多感慨”。他把这些感慨形诸笔端，诉诸文字，这是难能可贵的。这样的作品也一定是用心写出来的，是读者喜欢看的作品。

和宁高明有过一面之缘，那是我回家乡的时候，他打听到我的住处，携带着他的第一部小说稿《血色黎明》让我过目。我的印象是他的文字功夫还不错。后来得知这部小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现在又受中国社会出版社之邀为宁高明的新作《沃土》作序，感到他真是一位勤奋的作者，在我的家乡豫东农村那种经济并不富裕，文化生活也相对贫乏的条件下，他却能克服不利条件，坚持写作，这是值得嘉许的。

《沃土》用写实的手法，展现了豫东农村在改革开放中的深刻变化，揭示了农民们心中的“小九九”，“小九九”里包含的又是纯朴、善良、担当和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宁高明的写作笔法正如其人，直白而不事虚饰，平易而不求夸张。看似不显山露水，读后却在你的脑海里留下深刻的人物形象。我赞成宁高明这种写作态度，这种态度似乎很得老子倡导的朴拙思想的精髓。

希望更多的反映家乡人民和他们的生活的文学作品问世。

(本序作者系著名传记作家)



沃土



一九七八年的春天来得似乎格外早一些。春节刚过，门上的大红对联还没有消褪鲜艳的颜色，槐树李村便笼罩在暖暖春光里。村北蓝沟河里的冰早已融化殆尽，只是在岸边留下被冰刨蚀过的浅窝，河水晶莹如玉，水草伏在河底依稀可见。河的北岸坡子上河蟹似的伏着三十多个小嘎子，大都穿着开裆裤，双手不停地刨着茅眼草根充饥，不时发出欢快的叫声。河的南岸横七竖八地栽着一些杨柳，枝条泛着淡淡的青晕，在和煦的春风里舞动着婆娑的身姿。一群洁白的鸭子悠然地游着，在柳枝下啄来啄去。一直赶到柳树的尽头，有十多个衣衫褴褛的村民正挥动着扒网捞鱼虾。鸭子怕生，乱哄哄地扭转身子往回游，一只发昏的草鱼躲避不迭，被一只大公鸭一个猛子从水底叼上来。那草鱼个头太大，拍打着尾巴，有半尺多长，公鸭反复吞咽几次都没能吞下，惹得十多只鸭子争先恐后地抢食，扎成堆儿争来抢去，像传接力棒一般，谁也吞不到肚里去。

“好大的一条鱼！”站在就近岸边的一个皮肤黝黑的青年惊讶地说。他国字脸，八字眉，脸有些菜青色，一身又破又瘦的中山装穿在身上勉强护住裤腰，手里执着一杆扒网。他试着将扒网伸将过去，却怎么也够不着，反而吓得鸭子叼着鱼往河心去。青年急了，对着近在咫尺手挺一长杆扒网的瘦脸后生大声说：“快！汉生哥，将草鱼抢过来。”

“草鱼是鸭子叼上来的，我们怎好意思抢食？”被称作汉生哥的后生憨厚地一笑，将扒网深深插入水里再迅捷地拖出来，低头将几只活蹦乱跳的小虾拾起来，随手丢进挂在屁股上的小鱼篓里，尔后仔细清理扒网里的水草。他的脸同样也有一些青菜色，一看就知道是饥饿所致。只见他穿一身破旧军服，领子和袖口都磨开了边，露出丝丝缕缕的线在外边。

“说不得了，我家已断了三日粮，我和爹还要活命哩，就霸道一回吧。”那皮肤黝黑的青年便丢下扒网，开始动手脱鞋袜，想跳到河里去抢鱼。

“文臣，不可！我们不能欺负家禽，让人笑话哩。”汉生抬起头劝阻说。他面无表情，说话的语气却很温和。文臣听了，赤脚站在泥里犹豫着。早有两个村民闻声赶来，一个十岁的小嘎子，穿一条开花的夹衣，手持一长杆小网兜；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胖墩墩的，满脸的泥水，一脸疙

疙瘩，点子眉，鳊鱼嘴儿，双手挺着一枝短杆扒网赶来。二人同时伸出网具，鸭子见了丢下草鱼惊慌逃去。草鱼已被啄得遍体鳞伤，无力地漂在水面上。小嘎子的网兜长，人又机灵，网兜扑地一下，往水里一按，打个水花，便将草鱼罩在网里。汉生见了本欲制止，见是邻居小黑牛，只得叹一口气，低下头继续清理水草。文臣无奈地蹲在岸边，伸脚在水里洗。小黑牛收回网兜，方要下手掏那条鱼，冷不防那满脸疙瘩的汉子猛地丢下扒网，抢上一步，一手抓住网兜，另一手探入里面攥住那条鱼。小黑牛见了，吃了一惊，急丢了竿，腾出双手去攥网口，壮汉的一只手被网在兜里。鸭子被惊吓得早已飞游着去远了。

“癞头！你怎敢抢我的东西？”小黑牛呵斥说。他小脸涨得通红，气得嘴歪眼斜的。

“你能抢鸭子的，我怎么不能抢你的？”癞头反驳说，伸出另一只手推搡小黑牛。

“你！你欺负人！”小黑牛哆嗦着嘴，双眼冒出泪花来，两只手死攥住网口不丢。

“我欺负人，你欺负鸭子，还不如我哩。”癞头大咧着嘴，口水像一条线从嘴里扯出来，一直滴在网兜上，淋了那草鱼一身。

“好大壮叔，咱还没有出五服哩，你就不要与我争这条鱼了，让与我吧。我奶奶还是你的干娘呢，换了帖的。”小黑牛低下头哀求说。他不再称大壮为癞头，规规矩矩地叫着叔。

“这年月顾命要紧，还讲啥亲情！饿急了我，亲娘老子也敢煮了吃。”癞头说罢，用力一搯，将小黑牛推倒在地，从网兜里抽出手，将鱼塞进自家的鱼篓里，弯腰拾起扒网就要扬长而去。小黑牛扑通跪在地上，双手抱住癞头双腿哭说：“我奶奶已经六十多岁了，饿得头昏眼花的，快撑不住了。”

“反正已经是要死的人了，就让她去死吧，多活几日也无益，不如让我们年轻人多活几年。”大壮恶狠狠地说。小黑牛只是哭，双手抱定癞头的双腿。癞头威吓道：“你丢不丢？不丢，我把你踹到河里淹死你！”

“不丢，不丢，你打死我也不丢！”小黑牛哭叫着。癞头听了大怒，一脚将小黑牛踹倒，扭转身就要溜走。汉生见了，再也按捺不住，挺起扒网赶将来喝道：“大壮，将鱼留下！”文臣已穿好鞋袜，趋步上前，扯住汉生衣袖悄声说：“汉生哥，大壮是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主儿，咱们还是不要摸老虎的屁股。”

“路不平有人铲，理不顺有人管，怕他怎的！”汉生说着，将扒网一

横，堵住癞头去路。

“不要以为你老子是大队支书我就怕你，想挨揍你就放马过来。”癞头止住脚不在乎地说。他扬起扒网便要往汉生身上搂。文臣急了，将身子护住汉生对着大壮喊：“癞头，你要仔细！我们汉生是当过兵的，是个会家子。”癞头撇撇嘴，将扒网放下，说：“当过兵有什么了不起？！前天在县城，我还将一个当兵的打得鼻青脸肿，他连还手都不敢。”文臣回嘴说：“不要以为你有多大能耐，那是因为部队有纪律，人家让你罢了。”

“什么话！我怕过谁来着，不想活的就拿命过来。”癞头说着，再次举起扒网往文臣身上搂。文臣用一只手护住头吆喝道：“癞头，汉生是咱大队未来的大队长，公社即日就要宣布。你若动手打了我们，有你的好瞧。”癞头听了稍迟疑片刻，反而将扒网举得更高，唾沫星子满天飞，“我命都保不住，还怕个啥！识趣的快闪开道儿让我走人。”汉生也急了，他正要拨开文臣动手，只听小黑牛在河边喊：“啊！好大的一条黑鱼，在河水里发昏哩。”癞头听了，回过头看时，小黑牛早从河里捞两把稀泥在手，用力一甩，不偏不斜正糊在癞头脸上。只听癞头哎哟一声，双手丢了扒网，弯腰蹲在地上，一双脏手在两只眼睛上乱抹，却怎么也擦不去眼睛里的泥水，眼睛酸酸的。小黑牛蹭到癞头身后，伸出小手悄无声息将鱼从篓里掏出来，然后伸脚在癞头屁股上狠狠踹几下，数落着骂道：“不吃人饭的东西，让你欺负人！让你欺负人！”然后扛着网兜捏住鱼头笑着跑了。汉生见癞头蹲在地上不停地抹眼泪，也不好再为难他，与文臣一起捞着鱼虾往西去了。正午的阳光普照在蓝沟河上，泛出粼粼波光。起风了，柳枝在河床上摇曳，村子里传来铛铛的钟鸣，是队部集合的钟声，在宁静的河床上显得震耳欲聋。

“汉生哥，是宝堂叔敲钟开会的，我们回吧。”文臣面露焦急的神色。他从河里捞起扒网，开始清理网底。今日忙了大半天，捞了不到半斤虾，还不够父子俩吃半顿的，他有点泄气。

“莫理他，我们继续捞，我家还等着多捕点鱼虾下锅哩。”汉生回答说。他也继续清理着网底，不紧不慢。

“他可是你老子，又是大队支书，从公从私你都应该尊重他，协助他做好村里的工作。”文臣劝说。他已经将扒网清理完毕，将扒网插在清清的河水里洗涮着。

“你不懂，我们爷俩是两条道儿上的人，道儿不同，自然谈不到一起。”

汉生说着，又将扒网插入河里，再拖出来，有五六只小虾米在网底挣

扎地蹦着。他伸出手——捉住，放进屁股后面的鱼篓里。

“那你也得尊重他。”文臣要求说。

“这个自然。但尊重不等于服从，在关系到全村人命根子的大问题上，我绝不能由着他性子来。譬如说在土地责任承包这个大问题上，我们必须坚持尽快分田到户。”

“说的也是。”文臣感慨地说，“既然人心散了，何必非把大家伙绑在一起呢？况且中央的意思也是如此，公社书记郭朝玉也不能阻挡。不知道宝堂叔拗的是哪门子筋？”

“还不是可怜他手里那点权力。地分了，村民各干各的，他的权力也没了。”汉生刻薄地说。

“不许这样说俺宝堂叔，他可不是一个小心眼的人。”文臣有点激动，面色绯红，他辩解说，“其实宝堂叔也是一个看得开的人。听我爹讲，六〇年村里闹饥荒，是他第一个站出来向上级领导如实反映情况的，结果县里拨下五千斤返销粮，我们槐树李村才没有出现饿死人的事。其他村子里的大队支书欺下瞒上，谎报丰年，结果饿死许多村民。我看宝堂叔还是最正直的。”文臣话音未落，钟声又响起来，一阵紧似一阵，震得人的耳朵嗡嗡直响。癞头已揩去脸上的泥污，蹲在河边洗把脸，抄起扒头扭转身回村去了。望着癞头远去的背影，汉生担心地问：“大壮不会找小黑牛的晦气吧？”

“我想不会。”文臣推测说，“大壮虽然狠，可是小黑牛的奶奶兰婶毕竟是他的干娘，他再狠也不能把她怎么的，更何况他小时候还吃过她的奶呢。”文臣说的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大壮的父亲朱慎吾是国民党部队里的一名团级军官，四八年随部队南逃，至今生死未卜，撇下大壮孤儿寡母过日子。大壮的母亲文婶奶水不好，老是找远房妯娌兰婶喂奶，时间长了，文婶干脆将儿子认在兰婶名下，同兰婶的儿子朱舒同一起长大。

“也许不会。”汉生不安地说。钟声停了，槐树李村又安静下来。十多位村民见汉生不紧不慢捞鱼虾，也不紧不慢地跟随着。文臣催促说：“汉生哥，我们开会去吧，不然宝堂叔要生气的。”

“不去！”汉生生气地说，“人心散了开再多的会也拢不到一起，不如分散单干。”文臣听了似有同感，长叹一口气埋怨说：“宝堂叔也真是，一天到晚念叨共产主义，可实现共产主义咋这么难呢？”一言未了，村里的钟声又催命般响起，急促而有节奏，像一头渐渐老去的牯牛，几乎有点歇斯底里。文臣再也存不住气，他焦急地问：“汉生哥，我们是去还是不

去？你拿个主意吧。”

“还能有什么好主意，眼下度过春荒要紧。除了让村民多挖点野菜，或者在这蓝沟河里捞点鱼虾，先喂饱肚皮再说。”汉生无奈地说。

“闹饥荒的不止是我们一个村，田地里的野菜早被剥光了，就连这河里的鱼虾也快绝了种。我们就不能想点别的办法，向上级申请些返销粮救急？”文臣出着主意。

“这个不用你我操心，自会有人向上级主管部门申请。”汉生淡淡地说。文臣听了，一拍脑门笑着说：“我说呢，宝堂叔是个好人，他不会看着大伙挨饿的。”言罢，又将扒网挺起，深深插入水里，宁静的蓝沟河又响起哗哗的捕捞声。

二

当集合的钟声响过七八次之后，太阳已经开始西斜。该是吃晌饭的时候，村东的打麦场里才陆陆续续来了四个人。一个是大队民兵营长朱文和，约有三十岁年龄，是村支书李宝堂的跟屁虫，也是文臣的大哥。另一个却是会计陆采和，约有五十岁，一头花白的头发。在全村社员大都姓朱姓李的情况下，他是独门独户儿。正因为如此，李宝堂才任命他为大队会计的。两个人蹲在大槐树下搁五道方儿，正为进一步悔棋争执着。另外两人身份却很特殊，一个是地主朱老五，一个是富农分子李中兴。他们远远站在麦场边缘，弯腰拱背的，将双手垂在大腿根处，耷拉着脑袋，大气也不敢出，看着李宝堂的脸色行事儿。而此时的李宝堂阴沉着脸，正在大槐树下不停地走来走去，不时地抬头望一望大槐树，望一望大槐树上吊挂的那口铜钟。大槐树葱葱茏茏的，那口铜钟也是乌黑乌黑的，上面布满了灰尘，和那饱经沧桑的槐树皮一样。钟绳在树下不停地晃动。

“东队队长朱舒同为什么没有来？”李宝堂烦躁地问。他约五十多岁年龄，个儿不高，身材不胖不瘦，是一个干净利索的老头。无论村子里的官名怎样变换，自解放以来，他一直是村里的头，而且一干就是将近三十年。槐树李村有两大家族，一姓李，以他为首；一姓朱，以朱家驹和朱舒同为首。朱舒同还好些，年轻，城府不深，容易对付。最难对付的就是朱家驹，也就是朱文和的父亲，六十多岁年纪，担任着大队党支部分书

记,按道理早该退了,可是非要占住这个位子不放。最要命的是他简直是李宝堂肚子里的蛔虫,暗地里叫板,令李宝堂颇为头疼。

“在家养病哩,腰疼。年纪轻轻就落个病根子,以后的日子长着哩。”陆采和低头看着棋子儿回答说。他到朱舒同家已去过两次,朱舒同正在院里砌猪圈。通知他到麦场上开会,他说什么也不来。可陆采和不敢如实地向李宝堂汇报,只好编个瞎话搪塞。

“装!装!我看什么病也没有,纯粹是思想病。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思想工作的灵魂,一抓就灵。难道你没有向他说明我们开会的内容吗?”李宝堂生气地吵吵着,嘴角上的一颗黑痣上下跳动着。

“说了。”陆采和两眼盯着地上的棋局,心不在焉地回答说,“我对他说,中央出了一个‘四人帮’,阴谋反对党中央,我们贫下中农坚决不答应,全体村民聚在一起开个批斗会,深揭狠批‘四人帮’。可他说实在是腰疼来不了。”其实朱舒同的话根本不是如此。当陆采和说明开会的原委时,他嘴里叼着烟,两眼一瞪,却说:“开球个会,肚子还顾不过来哩。”低着头继续砌他的猪圈。陆采和讨了个没趣,只得讪笑着告辞回来。

“汉生为什么没有来?”李宝堂铁青着脸继续问。他有两个儿子,小儿子汉杰正在上初中,不大惹他生气。只有这个大儿子颇令他窝火。十七岁不到便瞒报年龄让他参了军。从部队转业后,他本想把大儿子当一般的社员使唤,不料儿子很争气,在部队里入了党,公社书记郭朝玉又非常器重他,绕开他任命汉生为西队队长,而且进了大队领导班子。这颇令他不快,依他的意思,不要说当队长,入党也是不可能的,处处说大集体的坏话,哪里像一位共产党员。

“在蓝沟河捞鱼虾哩。”朱文和头也没抬地回说。是他亲自跑到蓝沟河通知的。

“自由主义,目无组织纪律!”李宝堂咆哮了。他伸手扯住钟绳,双手一用力,钟便发出“咣咣咣”的声音。他不停地扯,累得满头大汗。约摸拉了二十分钟,依然没有人来。朱文和与陆采和二人受不住,只得收了棋,双手掩住耳朵站起身来。朱老五和李中兴想回家去却又不敢走,只得大张着嘴巴装作打呵欠的模样。李宝堂拉过一阵钟,也有点受不住,看看依然没有人来,只得丢了绳,围绕大槐树打转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正没奈何时,只见西队的保管员李文化兴冲冲跑来报告说:“宝堂叔,公社批的两千斤返销粮我已领回来了,公社书记郭朝玉马上就要到咱村来检查工作!他让我先通知你一声。”

“知道了。”李宝堂听了,一扫满脸乌云,笑逐颜开吩咐说,“好,好,

先人到西队仓房里，待我们开过会后再分到各家各户。”李文化答应一声，一路小跑地去了。李宝堂大手一挥，对朱文和和陆采和说：“通知社员开会，不参加会议的人家不得参加分配返销粮。”陆采和拍拍屁股上的土通知朱舒同去了。只有朱文和站在原地没有动，搔搔头皮，似乎有话要和李宝堂单独说。

“你怎么还不去通知西队的群众？”李宝堂不解地问。

“宝堂叔——”朱文和唯恐地富分子听了去，将嘴巴凑在李宝堂耳根处悄声说，“我忠心耿耿跟随你，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熬劳。你手下留点情，多批给我三斤二斤返销粮，先救救急。”

“不行！”李宝堂脸一黑拒绝说。说过之后，他又觉得自己有点冷酷，便安慰他说：“返销粮今天加班加点分，你家也有份的。”朱文和脸红红的，心里大骂李宝堂，低着头去了。

真是好事不出门，财帛动人心。听说有返销粮，不过一刻钟工夫，全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拥到大槐树下麦场上来。麦场上挤满了黑压压的人，高高矮矮的，蓬头垢面的，清一色菜青色的脸上绽放着很少有过的笑容。东队队长朱舒同、西队队长李汉生都站在人群前维持秩序，朱文臣站在李汉生身后。朱家驹站在东队社员前边不停地朝儿子招手，朱文臣装作看不见。朱家驹急了，喊道：“文臣，这边来，我们朱姓人家都站在这边。”朱文臣依然装作没听见，朱家驹恼了，要闪过身来揪儿子。李汉生笑说：“文臣，伯父喊你说事呢。”朱文臣才面无表情地走到父亲身边。支书兼大队长李宝堂跨上一只竖立的石碾上高叫道：“乡亲们，大家静一静，听我训话！”

“得了吧，李老爹！我们都快饿死了，先发救济粮吧，顾命要紧。”癞头挤在人群前叫喊着。他本想找小黑牛算账，听说有返销粮，便急忙赶来了。李宝堂听了不甚入耳，呵斥道：“去，一顿饭不吃，也饿不死你，闭上你的嘴站到后边去。”

“爹，我看还是将返销粮分下去再说，救命要紧。”李汉生建议说。

“对，先分返销粮。”朱舒同附和说。东队社员人声鼎沸。

“不行，先开个思想统一会再说，思想政治工作压倒一切。”李宝堂执拗地说。

“先分粮！”李汉生坚持说。

“先开会。”李宝堂固执己见。爷俩意见不一，争执起来。朱舒同站在李汉生身后推波助澜，朱家驹也不甘寂寞，煽动群众的不满情绪。大部分朱姓村民在下面起哄，麦场上乱成一团糟，人群骚动着，互相

推搡着。李宝堂恼了，他将大腿一拍，吵吵着说：“我是大队长兼支部书记，我说不分就不分。”话音未落，人群马上安静下来，上千双眼睛一齐盯着李宝堂，好像李宝堂就是那返销粮似的，不少人嘴里还流着口水。

“不行，你一个人说了不算，像这样重大的决定必须有大队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决定。”李汉生抗议说。

“兔崽子，你大了翅膀硬了，就敢与老子对着干。看我不揍扁你！”李宝堂勃然大怒，一蹦三尺高，从石碾上跳下来，扬起巴掌向儿子打来。李汉生双手抱头急急蹲下身去。众邻居轰一下笑起来。陆采和充着和事佬劝说：“罢了么，老爷子。当着众村邻打儿子，惹人笑话哩。”

“就是。人家汉生也是队委成员，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嘛！要想教训儿子，回家关上门自家教训去，不要在众乡邻面前丢人现眼。”朱舒同不阴不阳地说。李宝堂气红了脸，半天才憋出一句话，吵吵说：“这粮食是党和人民政府给的，绝不能吃到落后分子肚里！”

“爹，这粮食也是咱农民从地里打下来交给政府的，如今返回来，这叫物归原主。”站在哥哥身后的汉杰冒冒失失地接上一句，惹得李宝堂火冒三丈，抬腿向儿子狠狠踹去。小汉杰却机灵地后退一步躲过，钻进人群溜走了。李宝堂没有踹着儿子，几乎闪了一跤，幸亏有朱文和从身后拉住。李宝堂顺势蹲在地上，气得咻咻不止。

“宝堂老弟，莫要为小孩子生气，气大了伤肝。”朱家驹劝说着，面露得意之色。在槐树李村朱姓人家中，他年龄又大，辈分最长。他共有四个儿子，大儿子朱文和、四儿子朱文臣，他最看不上眼。原因不仅仅是二人窝在家里劳动，主要是二人与李宝堂家套近乎，失了他的身份。不像二儿子朱文采、三儿子朱文峰都在县城里做事儿，虽说济不了他一点事，却为他增添了不少脸面。

“宝堂老弟，还是先分返销粮吧，乡亲们正饿着肚皮呢。”癞头的母亲文婶从人缝里挤过来说。她六十岁不到的年龄，却拄着一根拐棍儿，走路颤巍巍的，说话上气不接下气。李宝堂听了，犹豫片刻才说：“嫂子，我不是不晓事儿，我怕大伙吃着返销粮，却不会念党和政府的恩。”

“不会的，我们都是从穷苦中熬过来的，啥时候忘过本呢？”站在文婶身后的兰婶也附和说。二人是村子里最贤惠的女人，李宝堂是最敬重二人的，她们的话他不得不考虑。他斟酌片刻，不得不让步说：“先分粮也行，老规矩，不分长幼，每人两斤。不过，我有个条件，每户分粮之前，先背一段毛主席语录。”朱家驹听了立刻反对说：“我都快七十岁的人

